



論語意原卷二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雍聞可使南面之言卽以子桑伯子爲問子桑伯子之爲人必雍平日之所喜者夫子言其爲可也簡雍因是而悟伯子之簡失於不敬也觀家語載伯子不衣冠而處其不足於敬可知矣雍之言然非特言中於理而亦深中伯子之失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



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轉徙之謂遷參錯之謂貳貳非再也非副也猶黑白間雜而不精純也凡人之怒其發也勃然志氣或亂未有不轉徙者至其昧於自知也善念惡念未有不參錯者顏子人欲既去天理自明不能無怒也因物而怒循理而止猶水之激也激之者已其寂然者自若是謂不遷怒有一毫不純於天理者卽過也其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猶玉之汚也汚之者去其瑩然者自若是謂不貳過好學如此異於後之好學是以惜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或謂仲弓之父必有不善之行非也聖人不因美其子而斥其父也橫渠曰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矣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仁天理也三月久也久而不違亦有時而違乎顏子守之也非化之也一念不純於天理乃違乎仁雖違也能復之於初也故曰不貳過其餘則或日月至焉人欲去而復生



天理存而復失一出入所以異於顏子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孔門惟顏閔終於不仕蓋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能進於聖人之地顏閔實兢兢於此也其他不足以語此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人欲淨盡天理渾融而又見其高堅前後見其所立卓爾其未得也企慕焉其既得也躍躍焉舉天下之樂孰有大於此者樂字固當玩味程子又曰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然則不改字尤當玩味也凡可改者皆非其至也皆非我有也既至而爲我有非不可改也亦自不容改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廢謂已於此也畫猶畫爲限界非無餘地不能闢而充之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楊氏曰後世不由徑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誰知而取之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此言專爲衛靈公發其事可攷也定之四年劉文公合諸侯衛大夫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其使祝鮀從鮀辭焉不獲劉文公欲以蔡先衛鮀說長宏凡數百言歷數衛之先康叔有德於周室宏不能奪卒言於文公而長衛侯其維持

衛國鮀實有力焉宋公子朝與靈公夫人南子宣淫靈公爲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聩聞野人之歌羞之將殺南子不克出奔然則靈公之無道不得祝鮀之佞才而有宋朝之美色安能自免於斯世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橫渠曰生理直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告樊遲之言前後若出一意遲之失在於務功利而欲速也智非多知之謂在人之義知所先務敬其鬼神不惑不諂智之事也仁非可以襲而取之也先其所難以去其私後其所獲不計其效仁之事也以此而盡仁智不可亦不能舍此以求仁智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樂者心與之契也欲學者識仁智之體故以是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聖人出處非諸弟子所能盡識佛肸公山弗擾皆畔臣也召子皆欲往而卒不往夫子於衛靈公爲際可之仕雖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南子宣淫人所不齒果可見乎三者皆子路之所疑夫子所以告子路者亦皆異其辭於公山弗擾則曰吾其爲東周乎於佛肸則曰吾豈匏瓜也哉東周豈公山弗擾所能爲匏瓜豈所以爲聖人之況當時欲往之意初不如是然難以語子路姑告之以其端爾惟



見南子則曰矢之蓋直以心之精微而告之也夫有道則存無道則亡天之道也靈公南子相與爲無道而天未厭絕之予其敢厭絕之乎予之所不可者與天同心也然惟聖人可以爲此諸弟子則不可爲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博施濟衆乃仁之功用非仁之本體以功用爲仁是事於仁也若事於仁必也如聖人乎雖堯舜亦以爲病也堯舜何病於此也天下飢堯舜能人人食之乎天下寒堯舜能人人衣之乎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堯舜能以親親者施之於民以仁民者施之於物乎是皆不能堯舜安得不以爲病也何謂仁反而求之吾心推而及於天下能以己之所欲求人之所欲此仁之方也聖人能指其方以教人所謂遠者大者存乎其人之自得爾何事於仁當爲斷句必也聖乎當屬下文之意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入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時非文武之時其不可爲周公之事業亦明矣然天生聖人以善斯世必以爲不可爲而忘其憂天下之心非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一身之有疾謂其不可療舉藥石飲食而廢之非人情也聖人視天下猶吾一身天下不得其所吾身之疾也其欲行道之心雖夢寐不忘焉及其旣衰付之於無如之何爾程子曰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矣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聖人之教人未嘗數數然也獨於貧賤富貴則申言之明告之至道無味富貴可欲鮮有不惑於此者告之以不必求容有不信告之以必不可求則其心安矣先儒謂高垣墉以禦盜不若開門發篋示之以無所有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陳舜之後也爲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故舜之樂在陳自陳敬仲奔齊其子孫卒篡齊而有之是以韶樂作於齊夫以揖遜之樂而作於僭竊之國豈不大可痛惜乎是宜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斯此也指陳氏之僭言之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子貢之問非止以夷齊之遜欲卜衛君之爭蓋衛國之事與孤竹君之事可以比類而明也孤竹君欲立叔齊叔齊以伯夷爲長而遜之伯夷以非父命也而逃之二人俱不立國人立其中子使當時無中子可立則二子必不使宗國絕祀也苟宗國有主二子可以各行其志矣蒯瞶欲殺南子不克而出奔靈公謂公子郢曰將立汝公卒夫人命郢爲太子曰君命也郢辭焉衛人立輒晉納蒯瞶輒拒之冉有謂蒯瞶得罪於父不當復入輒嫡孫也宜立未知拒之是否故問焉夫輒之立非靈公命也有公子郢在足以君其國輒當委其國而逃若衛人拒蒯瞶而不納則必立公子郢輒可以全父子之分矣諉曰吾國不可無主吾父不可復見先君於廟而乃據其國以抗其父其得罪於夷



論語意原卷二  
齊也大矣夷齊之奔餓死不恤一則存君父之命一則念  
天倫之敘此求仁而得仁也子貢以其窮也而疑其怨夫  
仁者之心循乎天理天理所安何怨之有以夷齊之窮猶  
不怨輒之去國非至於夷齊之窮也何爲而不去哉夫子  
之不爲衛君卽此可知矣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  
貴於我如浮雲

使他人言之必曰不義之富貴如糞穢如塗炭若將浼我  
不可一朝居也聖人惟曰於我如浮雲不義者如此義者  
可知素富貴行乎富貴未嘗與之立敵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史記載孔子以哀公十一年反魯成六藝晚而喜易序象  
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  
彬彬矣是時夫子年幾七十矣乃知加當作假五十字必  
誤也闕之以俟來者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神怪之事容或有之存而不論也力則不足言亂則不忍  
言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善不善在彼我得之而省察焉皆我師焉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由有常以至善人善人者有善之可名也由善人以至君子君子者兼衆善以成名也由君子以至聖人聖人者大而能化也雖有差等然皆自有常以進故有常者入道之門也以亡爲有以虛爲實以不足爲泰其心已自滿矣自滿者必中道而畫安能有常乎不得其上者而與之故思其次次可爲上也患不進爾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唯何甚亦曰不爲已甚爾疑其文有闕誤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非諱國惡而以昭公爲知禮蓋昭公實知禮也使其不知禮不諱娶同姓之非而謂之吳孟子矣惟其知之而故犯之此其罪爲尤甚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文莫吾猶人也舉其所易者以已同乎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嘆其所難者人或異於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若曰無愧於神明而不必禱武王何所愧而周公爲之禱也若曰鬼神無禱之之理周公不必禱焉可也夫子自信周公愛君不禱者明正直之義禱之者盡拳拳之忠使子路自致其禱未必非之惟其請禱是以不許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得失窮達付之無心蕩蕩曰坦無適而不蕩蕩也未得憂得既得憂失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戚戚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善畫者物有生意得其神也弟子之形容夫子蓋得其神矣

###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至德之爲言不可以有加也夫子稱至德者二文王也泰伯也以文王爲至德則知湯武之舉非得已也以泰伯爲至德則知夷齊之遜可以疑其怨也夷齊父死之後兄弟相與舍其國而逃天下皆知二人之爲遜而亦皆知其爲孤竹君之失也泰伯之逃太王尚在位也泰伯知季歷之有聖子足以大周家之業乃斷髮文身示不復用又慮其以次而立仲雍也則與之俱奔使季歷之立若出於當然太王季歷皆無可議世亦不知泰伯之遜以天下非至德而何三言遜之之篤不必泥其數天下周之所必有故不以國言皆大之之辭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先儒謂此曾子之言也脫曾子曰三字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所貴乎道其大略可驗者三曰動曰正曰出是豈無所本也所存者正所養者大一動容貌則周旋中禮而粗暴慢易自遠矣一正顏色則可親可敬卽此而可示信矣一出辭氣則皆中於理而鄙陋倍戾斯遠矣遠自遠也人亦不得以此加之也近自近也人亦以此信之也以是爲政政出於身而化行矣彼器用事物之微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之學以魯得之魯篤實也以篤實之資而加以三省之功及其至也可以輔幼主可以行國政雖死生之際不可得而奪惟其能任此事是以能爲此言也宏則所存者大故能任重毅則所守者固故能致遠宏而不毅則易變毅而不宏則狹隘觀此數語其介如金石其重如山嶽諸



子未易企及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疾貧自疾也疾不仁疾人也自疾者必自爲亂疾人者激之使亂疾猶人之疾病未有不爲害者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不言周公之德而曰之才之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之理有才美而驕吝者吝或有之驕者自滿其氣盈吝者自是其氣歉皆吝氣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苟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樂之卒章曰亂自篇反魯之時始與師摯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託樂師以爲言其正之者實夫子也惟曰關雎以其爲王化之始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愷愷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或過或不及猶有美質者猶金之可以鎔範木之可以矯揉也其質不美是特貳棘礫瓦耳雖聖人無如之何狂者進取直則狂可反也侗者無知愿則侗可啓也恹恹者無能信則無能者可以誘而進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古有才難之語夫子釋之曰舜有五人爾而能致唐虞之治周有十人爾而能成周家之業必如是然後可以言才外此不敢輕以才許之是之謂難也太姒武王之母武王亦臣之乎曰予者猶言我國家也亂本作亂古治字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所以明武王不得已之心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禹入聖域而不優雖後世之論竊意三代之前稱禹者皆以其功未必及於德夫子於論堯舜文王之後特舉禹之盛德推明之曰以吾視禹於數聖人非有間也飲食衣服宮室皆以自奉禹一不留心焉其所盡心者乃在於宗廟



朝廷之禮與夫斯民之利而已人欲消盡天理粹然其視數聖人何間之有哉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亦嘗言之特罕言爾易之言利以吉凶指其所入若明示以利則啓其計度之心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使之心有所安若明示以命則怠其修爲之志諸子之問仁皆去其爲仁之病若明示以仁則難其所入之門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人雖稱夫子之大謂其博學無所成名則不知其大也凡可以成名者一藝一能也體道在我由聖而神是果可名耶故微示其意曰若欲有所成名其執御乎抑執射乎二者藝之微而御之藝尤微也必執是藝如羿如王良斯可以成名矣其語若謙其意則深斥達巷黨人之失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禮有因時而損益者有以義起者有稱情而立文者惟君臣之分猶天地之定位亘千萬世而不可易其從下也乃從禮也其意不在純儉舉純儉以明違衆之心出於不得已也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母禁止之辭猶有心也子之所絕者非意必固我也絕其母也禁止之心絕則化矣非弟子察識之精安能知之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天卽夫子也夫子卽天也夫子不得行其道於天下是天無意於斯世有意於斯文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皆發語之疑辭謂吾有知耶不能以其知而予人謂吾無知耶或有問焉必以告然人之問有倚於一偏者則隨其偏而救之有蔽於一隅者則發其蔽而達之惟鄙夫之問非偏也非蔽也直空空無所有泛焉而問也聖人不以其空空而不告亦叩擊其兩端無所不盡焉言近而至遠者存言粗而至精者存上下始末無不該焉是之謂兩端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河圖鳳鳥出於伏羲文王之時畫卦重易皆有感而作也夫子爲是言麟猶未出也西狩獲麟而春秋作焉天之意



也而亦無異於伏羲文王也吾已矣夫非決辭也疑辭也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不因答問何以喟然而歎斯歎也如開戶牖如披雲霧如行者之至如夢者之覺蓋不期歎而歎也鑽仰者用力之處堅高者因用力而有見也彌高彌堅力猶未及也在前在後莫測其化也至求之夫子之教則自有序也博我以文致知以窮其理約我以禮反己以領其要由博約以進欲廢而不能盡吾心力以求之然後見其所立之卓爾向

之高堅前後謂其恍惚不可名也今之所立卓爾見其精微之底至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未達一間也與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晝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東方之夷有九魯可航而至此與乘桴浮海之義同或人疑九夷爲陋然箕子封於朝鮮卽九夷之種也自箕子之化行其俗知尚禮義與齊魯無異故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君子指箕子言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惟曰雅頌而不言國風非天子不議禮不作樂凡播之金石用之朝廷用之邦國者皆天子之雅頌而諸侯一國之風不當播之於樂是謂禮樂自天子出夫子未正樂之前鄭衛之音皆雜於其間而雅頌始亂是謂禮樂自諸侯出反魯之後始語魯太師以樂曰各得其所惟用雅頌播之金石爾洋洋乎盈耳哉樂之正也關雎亦風也何以播之於樂周南所言皆后妃之德又爲王者之風與諸國之風不同也商之詩自正考父得之而列於頌魯祀周公得用天子之禮樂亦列於頌諸國之風皆非自天子出鄭衛之樂尤其靡者故深斥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免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彊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止曰吾止往曰吾往作輟成否豈繫乎人哉特在吾一念



爾一念往則九仞可成一念廢則一簣不進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猶行而未至於室家也既至則止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可奪者所主在人不可奪者所主在我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路強探力取終不見其有得也君子之於學始則必有入也入則必有得也得則日進進則不息子路聞聖人之譽已也得不忮不求之語至於誦之終其身夫不忮不求特去其私欲之害爾可以爲難不可以爲有得也終身誦此無復進矣尚何望其日新之功乎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



可與權

三千之子皆學於聖人得所入者蓋寡未可與適道也至於可與立者數人而已數人之中顏閔為之首然卒不能為聖人之為者未可與權也權猶權衡焉使物之輕重適平而已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而已合義即道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詩逸章也以今常棣詩攷之蓋況兄弟也常棣華鄂相承故韡韡然今乃偏其反而言兄弟之情一偏遂致反亂天

彝也豈不爾思未能忘其愛也室是遠而其情乖隔胥遠而難合也夫子歎之曰兄弟天倫也私欲勝而其愛亡能反吾心而思之其愛固自若也夫何遠之有哉說者以是况反經合道其失甚矣

案注疏此與上可共學節合為一章故此指其失

鄉黨第十

夫子嘗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已也諸子聞此語亦留心於夫子日用之間故一動靜一語言一衣服一飲食莫不諦觀而詳記之諸子之為學亦可謂盡心焉耳矣雖然聖人天也動靜語言飲食衣服皆天理之發見也日月人知其為臨照雨露人知其為沾濡雪霜人知其為凜肅雖欲繪畫之形容之徒記其形似爾而天



論語意原卷二  
之所以爲天者終莫得而見也諸子之記是書亦悉矣而  
諸子之所得固自有淺深也生乎千百世之後而默識聖  
人於千百世之上賴有是書爾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  
飫之使自趨之吾於是書亦然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  
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  
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此記鄉黨宗廟朝廷言語進趨之中節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  
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此記爲擯相之禮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  
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  
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  
踧踖如也

此記在朝之容儀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  
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此記聘問鄰國之禮也

君子不以紺緞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  
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  
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



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此篇亦雜以夫子之言如君子不以紺緞飾是也紺深青一齊服也緞絳色以飾練服也飾緣領也衣縮裕於裏不使汗洽體爲衣以覆其上謂之表所表之衣必出於絺綌之外使不至見體此皆記衣服之制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此記齊戒之禮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凡人之情麤糲則少食精細則屬厭夫子無間於此食之精膾之細未嘗屬厭焉食音嗣飯也

食饒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周禮醬用百二十甕釋云醯醢也凡魚肉皆可爲醬若不

得其名不知用何物爲之故亦不敢食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凡人飲酒皆度飲量幾何盡量則止夫子無多寡之數惟

一不及亂爾容止稍變志氣稍昏皆亂也

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不多食指薑言之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公祭之肉不敢越宿敬君賜也家祭之肉不過三日比之  
公祭可以留而亦不可久也



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此記飲食寢處之節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此雜記處已接物之誠敬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入太廟每事問

此記事君之禮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此記交朋友之義也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此記容貌之中節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此記升車之儀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雉文明之鳥也人有弋之之色則飛揚而去其欲集也必回翔而後下歎曰時哉時哉言其或飛或下皆得其時也



嗅當作嘆

論語意原卷二

論語意原卷三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曰野人曰君子蓋當時之人其言如此是時文過於質人亦不知其爲過也自謂前人爲質朴今人爲彬彬欲從先進所以矯之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陳蔡之厄諸弟子爲死生患難之所怵迫多有喪其所守者是以有不及門之歎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論語意原卷三  
路文學子游子夏

夫子嘗有是言記言者類於此本不與上文相蒙也四科十哲後世之論非謂門人之賢止於如此或者因侍側而及之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人之孝或信於其家未必信於人若閔子則內外皆信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從大夫之後猶言在大夫之列後謙辭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哭之而慟情性之正也厚葬不可義理之正也顏路之於回其屬則父子也夫子之於回其義亦父子也予不得視猶子歎厚葬非回之意且以譏顏路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



焉知死

子路欲知臨祭祀交鬼神之義與夫遇患難處死之道所問亦未爲過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於易嘗言之矣乃不對子路之問何也蓋夫子之設教也卽顯以見微未嘗示人以其微也卽粗以求精未嘗示人以其精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告人以事鬼神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告人以其死也豈子路未之聞歟抑聞之而未之思歟程子曰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神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此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再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表裏之符不可掩也子樂下少一曰字戒之也剛強者死之徒由之行行固有不得其死之理然亦以人事驗之孔悝專衛輒之政而由也爲之臣蒯瞶在外必欲求入以由之勇不遇亂則已亂則必死矣蒯瞶劫孔悝夫子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聖人之言蓋驗於此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昭公二十五年春秋書公孫于齊左氏載公居於長府伐季氏旣而弗克如墓謀公遂奔終於乾侯今魯人爲長府豈定哀之時以先君謀伐之所而再爲之乎抑季氏惡昭



言言原卷三  
公之所居而欲更造乎是不可得而知也若止謂傷民費財欲仍舊貫凡人皆能言之不必閔子而夫子亦不稱之如是之美也必有深意存焉不敢強爲之說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子夏之論交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張曰於人何所不容子夏之失在於淺隘子張之失在於意廣或過或不  
及皆非中也非中則其失均也謝氏曰楊墨之學意其源  
流出於二子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旅泰山不能救之不以禮事其上也用田賦不能止之不  
以政事其上也周公天子之宰也一陪臣之富如之則聚  
財於私室亦甚矣求孔門之徒也豈嘗爲聚斂之學哉蓋  
惑於利祿不知不可則止之義雖其主之聚斂亦爲之宣  
力而不辭也鳴鼓攻之非特以罪冉有亦使學者知義利  
之別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  
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其心雖無僞必有固



而不通者曾參三省吾身至於任重而道遠皆自魯而得  
之子張堂堂而辟由也行行而嘒辟迂而過也嘒易其言  
也四子皆失之偏偏去則空空則無所倚著回也其庶於  
此乎曰屢空猶有所未空與不遠復之意同若子貢之失  
在於不受命命猶夷子曰命之矣謂賜於夫子之教命猶  
未能受徒聚聞見以爲已得聚之多如貨殖焉以其聞見  
而億度亦能屢中其中也非空空然洞見至理故有時而  
不中也此皆極諸子之失而警悟之參之曾賜之億度乃  
初學之事一貫之理皆以語之蓋二人已忘其初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

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案注疏此兩節亦合爲一章

子張好爲苟難而失之過故以踐迹告之迹者循是以進  
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若曰三百三千皆  
迹也欲舍是而徑造其奧皆狂者之所爲也色莊者不踐  
履其實也君子者躬行而不務外也論其篤實而與之抑  
與君子乎抑與色莊乎言必與君子此又因子張而言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  
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事已中理不暇稟命必曰有父兄在不幾於固乎事有可  
疑不可不稟命必曰聞斯行之不幾於專乎二者之對若



論語意原卷三  
失之偏其偏也乃所以矯二子之偏也子路不患其固而患其專冉求不患其專而患其固抑其所過勉其不及聖人之善教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後非相失而適在後若奔而殿所以擁護夫子而觀其死生也使夫子誠死於匡人顏子亦死之乎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况回之於夫子乎然謂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顏子也蓋匡人之欲加害者止在夫子而不在顏子故顏子之死生得自爲之所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言足以折人之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皆佞也非德言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



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子路冉有公西華之言志皆言其才也才有分量用之則窮若曾皙者非無可爲之才也舍是而不言而乃優游於聖門之中寓志趣於高遠之地其氣象蓋帝王之世泰和中人物也皙之失在狂未必盡窺聖人之閫奧然其所養與三子絕異是以深與之子路勃然矜其所長行行之發見也冉求以禮樂俟君子公西赤不以爲能願學焉其言遜其氣平異於由之可哂視曾皙之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固有間矣唯求則非邦也與唯赤則非邦也與皆曾點之問上各少一曰字安見方六七十以下宗廟會同以下皆夫子之對上亦各少一曰字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力勝之之謂克中於理之謂禮人之一身私欲易熾惟用



力克去之則無一不中乎理復者反其初也仁者吾心之  
天本然之德也用力既到一日而覺則天下皆在吾仁之  
中矣曰克己曰由己已雖同而由克之義異己者我也私  
欲生於我爲仁亦在於我潤下水也覆溺亦水也燔炙火  
也燎原亦火也潤下燔炙水火之正性覆溺燎原非其正  
也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旣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  
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  
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  
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  
施於仁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行之亦克己復禮之異名也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怨之驗也程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  
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  
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  
民之時其敬如此則未然之前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  
而後有此敬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  
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其言之也易其蓄之也不深必不能用力於仁也程子曰  
雖爲司馬牛多言而躁故及之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牛之兄桓魋也故多憂懼此言雖爲牛設然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且勇雖死生之變怡然處之非君子而何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此得之所聞無可訾者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雖能恭敬安能使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乎此言幾於二本學者宜察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辟側媚人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水之浸潤不暴而易深膚之受垢無形而易入於此不行焉可謂明矣明不足言也可謂遠矣害正殖邪召禍產亂皆譖愬者之爲也消之於未萌折之於方來非遠而何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道有經有權夫子之設教經而已矣至於權一時之輕重而求通焉此則存乎人之善用其言爾兵食必不可去而



視信爲可去欲人以死守信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嫂溺援之以手皆言權也權而合宜無害於經蓋於夫子之教而求通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棘子成之言以矯當時文勝之弊子貢之言以救棘子成一偏之失質之不可以無文猶文之不可無質故曰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必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故曰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無文也然則夫子之從先進與子成之言奚以異乎夫子之從先進非從其野也當時之人以爲野也不從後進非不從君子也當時之人自以爲君子也棘子成一偏之言異乎夫子之言也質猶文也之下疑有關文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自初稅畝已行什二之法矣年饑不足而教之徹無乃太迂乎古者民之財卽上之財民之力卽上之力也上無兵也以民爲兵也車乘民所出也芻粟民所供也板榦力役皆民所爲也上能寬其賦斂則民得其生無曠土無閒民出力以供其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不恤其困而厚取



之則室家離矣田萊荒矣下無以供上而上之所取者愈  
悉是猶鑿垣之址而培其高以是而求足何自而能足乎  
善富國者務藏于民未有民富而其上貧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  
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德者本心之正理惑者私心之妄見二者東西之相反子  
張之問既欲崇正理又欲去妄見其問亦切矣無乃堂堂  
之失於此有覺乎主忠信所守者誠實也徙義舍非從是  
也所存若是德何自而不崇好惡私情也死生天命也以  
在我之私情妄意在人之天命其惑莫甚焉富益也誠不  
見其分毫之益祇以爲異爾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  
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深中景公之大病也陳氏厚施而民  
歸之齊君擁虛器爾君不君臣不臣也景公夫人生子未  
冠而死庶妾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  
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  
憂乎無君其後陽生入齊荼見弑於陳乞父不父子不子  
也君臣父子皆失其道景公徒善其言終不能用此所以  
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路囿於夫子之言者三夫子皆隨其失誨之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而遽喜夫子誨之曰無所取材一也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子路遂以不佞不求之語為終身之誦夫子誨之曰何足以臧二也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而不敢宿案何晏注宿豫也恐臨時多諾故故不敢豫諾此蓋本其說夫子誨之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三也子路於力行則勇矣於自得則未也得聖人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由之謂與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在我者誠行之以忠臨民者信子張之色莊必未足於誠信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小人蓋反是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

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

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三問對以子帥以正又對以苟子之不欲又對以

子為政焉用殺此三子字不可不玩味也季氏專魯久矣



凡魯之民莫不畏其威稟其令子患不正爾子正則其誰不從子患不寡欲爾子寡欲則其誰爲盜子爲政何用殺也子欲善而民皆善矣魯之民惟子是視事半於他人而功必倍之惟季氏爲然也奪嫡子之位而上僭於魯果帥以正乎富於周公而用田賦果能不欲乎無故伐邾而囚其君果能不殺而爲善乎皆所以警其失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而人莫不信達也名譽昭著於時聞也夫有其實者必有其名聞亦無害於達也何以深非之蓋子張之所謂聞者以求名之心先之也苟惟有心於名必至務外而忘內違道以干譽非所謂達也惟能誠實而合於義知人而守之以謙則無往而不達旣達而聞隨之亦無惡於聞矣此夫子意也文辭之所不及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遲急於功利能以三者爲問必自覺其非矣故善之遲與冉求俱臣於季氏齊師伐魯季孫禦之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就用命焉師不踰



言言意及卷三  
三  
溝遲請三刻踰之衆從之魯師敗而奔夫不以季氏爲非而事之急於得也力弱而欲用命逞其忿也卽此觀之則工於責人恕於責已亦遲之失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問仁告以愛人問知告以知人其理甚明遲之未達何也遲謂仁智一體也愛人則無所擇知人未免於擇焉二者若不相爲用也夫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又意夫子止言智而不及仁是以問於子夏子夏本夫子之意推明之然後遲之惑解聖人之於小人非欲絕之也化之而已殛鯀放驩兜非聖人之本心旣以爲難又以爲畏蓋未免於傷吾仁也舜選於衆而舉臯陶臯陶用而不仁者遠湯選於衆而舉伊尹伊尹用而不仁者遠遠非舜湯遠之也仁者在上不仁者自無所容其革而化也皆若遠去也選衆而舉賢智也舉賢而使不賢者化仁也仁智異名而同歸此子夏所謂富哉之言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先之則民知所從勞之則民知所勸子路猶以爲未足而請益焉勇之過也勇於有爲其退必速故以無倦告之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德足以化乎人所務者在持大體而已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夫子爲衛國之政若何而正其名輒之立非先君之命舉國以歸於父可也委國而逃焉亦可也請命於天子方伯而立公子郢亦足全父子之分也今乃據國而拒其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子路謂輒已爲君矣安有棄其國之理故以正名爲迂也夫名之不正極其至使民無所措手足子路欲舍正名而爲政將立事乎與禮樂乎清刑罰乎其名之不正是數者皆不可以爲也野言其鄙也惟其智識之鄙故於其所不知不能闕疑而爲是苟且之言也言之苟則無所不苟子路事輒不去卒罹其難皆生於苟也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



言詩意原卷三  
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異端之學必有源流樊遲請學稼圃卽許行君民並耕之學也行之學自謂出於神農夫子之時其說雖未熾樊遲得之亦以爲神農之學故欲學稼圃而不厲民以自養也不然則士而不仕欲躬稼圃之事亦未爲過聖人不應深斥之而亦不必及於上好信好義好禮也孟子得信義禮之說而推明之曰勞心治人又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小人哉樊須也卽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衛出公以父子之難而出奔魯哀公以三桓之難而終於越因其爲兄弟之國故歎其衰亂亦不相遠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干戈相尋生齒凋喪惟衛之民稍衆故喜之也夫子往反適衛者五豈以其國猶庶且富可以有爲乎靈公卒不用之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者大體舉也成者政教行而民俗變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古有此語所以申言之蓋有意也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力爭殆無虛月民之困於傷殘殺戮者二百餘年矣有王者作能朝諸侯而一天下僅可已其亂至於勝殘去殺雖使善人爲之非百年相繼之久必不能致此所以歎當世之習亂而痛斯民未有反古之日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與上意同世繼世也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刑措其事可睹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



言而喪邦乎

定公之問夫子之對皆有深意三桓之僭至定公之時極矣四分公室而有之魯君惴惴之心無日不在三桓也欲得一言可以興邦故問焉夫子知其意惟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易惟幾近則有之夫三桓之專非一朝一夕之故民其民也國其國也一旦而欲決去之亦難矣人有常言皆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兢業以持之深密以謀之審度以行之此近於可以興邦也定公又以喪邦爲慮復以一言爲問夫爲君者有言焉則樂人之從已如其善而人從之固善也不善之謀必人之我從其亦近於可以喪邦也委曲致意深而不泄所以存全定公也至哀公不勝其忿欲以諸侯而去三桓遂奔於越夫子之言驗於此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於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循理爲直未有逆天理而可以爲直者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  
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賜之言語足以專對未必能不辱君命故因其問士而告  
之今之從政者何如蓋有所指而言也若泛言之不應皆  
目爲斗筭之人矣小人哉或曰人當爲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爲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苟中於理不以南人而廢其言也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易  
之言也凡易之言於吉凶有占焉若無常之取羞不必占  
而可知再加以子曰以別易之言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闐然媚於世或皆好之特立獨行或皆惡之曰鄉人衆辭  
也衆之好惡特未定也惟鄉人之善者好之則其人必善  
類也鄉人之不善者惡之則其人必不入於惡也聖人察  
人之善惡如是其審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情切至也偲偲交相勉也怡怡和樂也兄弟非不切偲以和樂爲主朋友非不和樂以切偲爲主以待朋友者施之兄弟則傷愛以處兄弟者施之朋友則非忠是以別白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謝氏曰教之使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心腹以此戰也其克必矣不然則棄之之道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夫子於狂者之過則抑而就之於狷者之不及則挽而進之原憲甘心貧賤固知恥矣猶以恥爲問將以求正於夫子也夫子知其必不仕於無道之邦故以邦有道無道並言之使之知所用舍不於有道之邦而爲憤世之行也當世之士不擇其有道無道而皆食其祿是則誠可恥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勝心也伐矜心也怨忿心也欲貪心也四者皆爲仁之病也能知其爲病而不行固亦難矣然仁之本體則未之見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邦雖無道苟有言責守死盡言可也在我有不必言言之而無所補君子當孫其言焉孫非諛說詭隨之謂不許直以取禍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恃勢力以求勝於人人不可勝乃至於喪其身躬耕稼以利乎人不自求利乃至於有天下南宮适之所見如此故以爲問夫子不答當時辭色之間已默予之矣又慮此意之未明故於适之出稱其爲尚德君子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成人之美者不當徇其私情也



子曰爲命裨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鄭介于晉楚之間事晉則楚伐之事楚則晉伐之鄭之被二國之兵者不知幾年矣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產爲卿又十年授子產以政歷定獻聲公凡五十年鄭未嘗有晉楚之師當是之時一辭命之不善而疆國之師已壓境矣子產用是三人者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旣成而子產潤色之故能交鄰事大解紛息暴辭之不可已如是是以深與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產作田賦鑄刑書當時亦譏之然其爲政也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夫子明其用心在於愛民

而已故曰惠人也所謂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其

夫子之微意乎楚鄭皆有子西此必鄭子西也

案子西馬融注亦云

鄭大或人因夫子言鄭之多賢故以子產子西爲問以二

人同聽鄭國之政者也子西殺子孔而盡分其室尉止之

禍不做而出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其視子產之政固有間

矣彼哉彼哉若曰未可與子產同論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奪邑不當其罪而能不怨則受奪者爲賢奪邑而當其罪能使人不怨則奪之者爲賢曰人也猶言如此人亦可也謂其合人心之公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貧而無怨樂天之事富而無驕自守者能之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臧武仲以智稱作虛器祀爰居其智未能窮理而不惑也孟公綽以不欲稱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其不欲未能推以及物也卞莊子以勇稱觀刺虎之事非仁者之勇也冉求以藝稱觀聚斂之事非有德之藝也夫子樂於成人之善不欲言其所不足也惟曰文之以禮樂禮品節也樂和順也兼四子之所長有所品節而合於和順亦可以爲成人矣亦之爲言非其至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此皆子路之所長也以何必然三字觀之必子路之言也子路之客氣未能消除其爲勇也激之則發聞夫子稱顏子之行藏則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今稱四子而不及子路故勃然而言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不聞夫子之答以示不與之之意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武仲之請其辭甚遜當時未有言其非者夫子正其要君  
之罪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橫渠曰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此語極有意味夫  
桓文之霸非有意於尊周室也特假是以號令諸侯耳孟  
子察見其用心故每每非之夫子忠厚之心不欲正言其  
失惟微示其意若曰齊晉之事不甚相遠也但文公行之  
以婉齊桓行之以直爾召王河陽責楚不貢此特一事也  
餘皆類此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  
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  
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也

死固人之所難然不貴於必死也義所當死君子死之可  
以無死死則傷勇召忽之死匹夫匹婦之諒也子路之意  
以召忽之死爲仁管仲不死爲未仁夫子對以如其仁如  
其仁謂召忽不如管仲之仁也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  
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  
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國



爲不義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  
功春秋書之亦曰公伐齊納糾不書子不當立也齊小白  
入于齊繫之齊當有齊也若使桓弟而糾兄仲之所輔者  
正桓奪其國而殺之乃仲不同世之讐也必計其後功而  
與其事桓則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王珪魏徵之從太  
宗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  
文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  
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夫子適衛者五常有眷眷之意亦以靈公雖無道而用人

各當其才庶幾可與有爲也喪失位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  
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

魯無王命亦可討乎曰弑君之賊夫人得討之也討之而  
後請命於天子方伯亦可也或謂夫子之意在於警三子  
也夫請討固所以警三子也謂止欲警三子而意不在於  
討則不可也是時夫子已不仕於魯矣以嘗爲大夫而食  
其祿是以雖去位不忘憂國之心後世爲身謀者諉曰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此不解聖人之言且不識聖人之心也  
程子曰左氏載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是以  
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  
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蓋孔子之餘事  
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  
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一物一事皆具上下之理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以爲己之心先之成己所以成物也以爲人之心先之務  
外必至忘內也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爲人欲見知於  
人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賜也賢乎哉以責人爲能也夫我則不暇以責己爲急也



二者之得失相去遠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先事而測之之謂逆以意而度之之謂億皆智之鑿也人之欺己世固有之必曰不逆不億而受之亦幾於愚矣惟先覺乃賢也先覺者智之行乎所無事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有德不報非義也以德報怨非誠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大道爲公天人一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天知之人亦知之大道旣隱天人相違求合於人者必違於天求合於天者必違於人不怨天不尤人知天人之相違也下學人事上達天理與天爲一也夫旣與天爲一矣是宜人之不我知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一時之言不可攷其人也橫渠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堯舜何病於此也一夫之不得其所一事之累吾仁堯舜之所憂也三苗逆命未免徂征堯舜豈不以爲病乎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夫子之故人也母死而歌其諸以禮爲小謹乎踞見夫子挾故也以賊斥之而又以杖叩之亦以其爲故人而誨之且謹亂世之源也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而已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虎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



原壤是也叩其脛使斂其夷踞之狀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  
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論語意原卷四

論語意原卷四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靈公誠有意於用夫子雖問陳可以對也必其禮貌辭色  
已無用之之意是以因問陳而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  
予一以貫之

一貫之理惟語曾子子貢而已語曾子者其辭簡語子貢



者其辭詳曾子聞之而默曾子貢聞之而致疑二子之所得可見於此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合在窮斯濫矣之下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務外者也故於問干祿問行皆以言行告之寡尤寡悔告之淺也忠信篤敬告之深也子張之學亦少進矣不然不能書諸紳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名之曰直止於直而已名之曰君子非有所偏也天下之理未有獨立而無對者故有屈必有伸有闔必有闢然後通行而無弊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亦可卷而懷之以其非偏也史魚直則直矣雖欲卷而懷之而不可得其倚於偏也史魚之死猶以屍諫況於生乎其直可取語道則未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不以死生爲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可以死可以無死惟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苟息子路是也惟仁人之心天理昭融見之之明處之之審其死也必可成吾仁也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回所問者爲邦乃告以四代之禮樂回可爲帝王之佐也誠使回得帝王而佐之正朔必用夏之時輅冕必用商周之制樂舞必用帝舜之韶果能爲虞夏爲商周乎使虞夏

商周之治不出於此則帝王之盛甚易爲夫人皆能爲之何必回也此在學者深求其意可也夫子自謂用舍行藏與回無間回之可爲帝王之事業固有素蘊不必告也告以四代禮樂之文蓋以是立萬世之則所以爲帝王之盛者不止此也夫樂以象一代之治也英章獲武未始相沿必取韶舞者以是明禮樂之正且明商周之不得已也商周以子丑爲正不若夏之建寅協於天時爲正也周以象章金玉爲輅不若商之木輅甚簡而質爲正也夏商之冕未備不若周之五冕皆有等級爲正也大武之樂發揚蹈厲總干而山立一成而滅商再成而南國是疆惟舜之樂舞無非揖遜之容韶其正也武其變也正者德之盛萬世



可法也變者不得已有湯武之志則可也橫渠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大寒而索衣裘近憂也所以有是近憂生於未寒而慮之不遠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臧文仲當時以賢稱他人不足責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先儒云以責人之心而責己以責己之心而責人遠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急遽無所處之辭也夫子未嘗爲是言事至於此無所用其力也起福於未形消禍於未萌其聖人用智之所乎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此論君子之立事也義者宜也謂合於人心當於物理也必以是爲質幹然後品節其輕重高下以行之雍容遜順以出之純篤誠實以終之不動則已動則有成非君子而何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疑於爭敬以直內故不爭羣疑於黨義以方外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欲不以人所不欲者而加諸人則曰非爾所及子貢方人則曰我則不暇子貢之初年必不足於恕不恕則物我爲二鳥可以入道及以一言終身可行爲問必已領其要矣晚年之所得其基於此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思古之詩也周衰之時不復見此道惟從事於毀譽夫子以身明之曰吾之於人未嘗有毀譽也如有所譽者非過情之譽也皆有所試也是道也卽三代之民所以直道而行者也以斯民爲言見古者習俗之皆然且歎後世之在上者曾古者斯民之不若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橫渠曰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



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案包咸注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以喻闕文以待知者橫渠之說

此蓋本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有知覺故能擴充是道道本無爲非能擴充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

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

以禮未善也

一知者吾心之明也仁者吾心之誠也明足以見之誠不足

以守之雖得而必失也能見能守而臨民不莊是雖得於

中而無以嚴於外則不足起人之敬矣三者備矣有所施

爲而不中節雖未至大失亦不可爲盡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也

君子如滄溟焉無所不容可以大受也測之而益深不可

小知也小人如潢潦焉置舟則膠不可大受也深不過尋

丈可以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凡民也智不足以有明力不足以有行其於爲仁則逡巡退縮若有所畏蓋甚於水火也夫水能溺水能焚蹈之則死必逡巡退縮焉可也蹈仁不至於死何所畏而不爲乎所以深曉之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方其未覺必資於師及其既覺覺無先後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謂正而不變也不變則幾於諒矣其不可爲諒者貞守正也諒硜硜也惟其近似是以辨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子曰有教無類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

古者辭甚約而理無不該後世辭甚富而去道愈遠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堯舜之鰥寡無虐不廢困窮三王之位辜祝網政必先四者皆此心之用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以一顓臾而與冉求辨論反覆幾三百言蓋有深意也立國以屏翰王室爲之附庸以屏翰諸侯上下相維持之勢固然也周之先王封顓臾於東蒙山之下使之主祭祀蓋爲魯之附庸也三家之強各分魯國以爲己有顓臾在邦域之中魯所藉以爲助也季氏又將併顓臾而有之是欲孤魯也顓臾存則魯存顓臾亡則魯亡是顓臾爲魯社稷之臣由求不知此意夫子知之而力爭之非存顓臾也蓋存魯也非折由求也蓋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卒不聞季氏之伐顓臾無乃夫子得行其言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季氏之不臣夫子洞見其必然不欲斥言之惟論之以理懼之以勢而深折其欲爲之心爾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在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也不患財之乏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此論之以理也謂顓臾近於費而爲子孫之憂乎季氏子孫之憂蓋不在顓臾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奪之大夫僭諸侯則陪臣奪之勢之所必至也季氏之僭魯甚矣陽虎公山不狃相繼以畔豈在於顓臾蓋在蕭牆之內爾此懼之以勢也夫子存魯之心切切如此宜深味之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以諸侯而專天子之政諸侯非不强也而乃失之於大夫以大夫而專諸侯之政大夫非不强也而乃失之於陪臣始之奪也以力終之失也以理力無常也理必至也力之衆者其失也遲力之寡者其失也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公子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遂專宣公之政至定公之時五世矣自季文子逐公子遂至武子專魯國之政歷悼平



桓蓋四世矣桓子爲陽虎所執而陪臣執國政三桓之孫其微可知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佞損矣

直能攻我之短諒能成我之信多聞能博我之識益也便辟納我於邪善柔惟我是從佞導我以諛損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者人之所喜也益者三樂於私情爲逆損者三樂於私欲爲順節禮樂則動欲中理必逆其自便之情道人之善則掩己所長必逆其自矜之情多賢友則相與切磋必逆

其自是之情凡逆吾私情者皆益也驕樂也佚遊也宴樂也其趨之也如水之順下凡順吾私欲者皆損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用力於謹言修辭之地致察於處人接物之際尚何愆之有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人資血氣以有生而亦爲血氣之所使君子知血氣之非常故立志以攝之窮理以勝之雖血氣有少壯衰老之異所以攝之勝之者不爲其所奪是以終身由於義理而血



氣莫之能使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不畏天命則以人而滅天不畏大人則以下而陵上不畏聖人之言則以愚而自專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見善如不及有志於善也見不善如探湯未免於嘗試也夫厥疾弗瘳則元氣未必固去惡不果則善心易以亡君子有志於善必力去不善以成之不然則好善之心終爲

不善之所勝也齊景公聞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則深善之聞晏子惟禮可以爲國之言則又善之見善如

不及也知陳氏之僭不能已其僭知子茶之嬖不能忘其

嬖見不善如探湯也景公悠悠於善惡之間是以死之日雖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夷齊之隱居至於舍國而逃

所以遂求仁之志也其行義也至於叩馬而諫所以達萬



世之道也二人果於自信勇於力行是以餓死首陽民到  
于今稱之夫子於景公蓋見其人矣於夷齊則不見其人  
也因其有是語而證之以其人故以其斯之謂與結之程  
氏易解謂古之言未與不字同如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  
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  
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  
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  
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  
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記禮者之言必夫丁亦嘗稱之也

###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  
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  
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味此一節可識聖人之氣象見惡人而不避遇暴慢而不  
爭必往拜以致其禮時其亡以權其宜對之之辭甚直而  
不傷待之之色甚和而不狎自非從容中道安能若此貨  
雖責夫子以不仕未嘗明言仕於貨也貨雖有不遜之心  
蓋已聞言而潛消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天子警策諸弟子每每如此使子游轉徙於聖人之言非自得之學也前言非戲也託戲以實之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公山弗擾執季桓子以叛其私執之耶抑爲魯執之耶是未可知也其召夫子也欲挾之以爲亂耶欲用之以尊魯耶亦未可知也召之欲往不遽絕之也欲往而不往觀其所處也東周非叛臣所能爲也以吾心之精微難以語人姑以平日所存之心語之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問仁而告之以求諸內可也今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無乃求之於外歟蓋子張務外者也因其務外也而以能行五者告之若曰行於外者皆本於中其中歟焉而求之於



天下未見其可也欲不侮必本於恭欲得衆必本於寬欲人任必本於信欲有功必本於敏欲使人必本於惠張也欲務外乎求諸外而未能不侮未能得衆未能人任未能有功而使人則在我者必有所不足也張也以是求之則心不外馳斯可以言仁所以深救其務外之失也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其僞也荏其真也內欺諸心外欺諸人穿窬之類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己故曰棄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知天之無言則知聖人之不必有言天雖無言觀四時之行百物之生斯可以知天聖人雖不言觀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斯可以知聖人求之於言知之末也求之於不言知之深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口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理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其仁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謝氏曰博奕之害止於博奕而已若放僻邪侈皆生於無所用心心有所用則止止則不可謂之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曰賜也亦有惡乎曰字當在乎字之下賜雖方人亦非敢從事於徼訐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古今論者皆謂微子知紂之將亡去而歸周以存宗祀箕子諫紂不聽被髮佯狂而爲奴其說害理之甚夫二子之於商以分言之則君臣也以親言之則庶兄諸父也紂猶在位微子乃抱祭器以歸於周是率天下以叛其君也箕子佯狂以爲奴是愛一死以忘其君也誠如是夫子安得



以爲仁人乎蓋微箕皆國名子其爵也古者雖有封國皆入仕於朝故微子入爲卿士箕子入爲太師微子數諫不聽遂去之去之者舍卿士之位去而之國也武王旣克商微子乃持微國之祭器以告武王存商之祀武王遂釋微子而復其位謂其先歸周者妄也武成曰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武王滅商之時箕子尚爲紂所囚故武王未及下車而釋之謂其佯狂者亦妄也太史公於商本紀載商之太師少師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率諸侯伐紂其說旣非矣至微子世家載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武王伐紂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則是二書自相抵牾何以取信所可信者夫子之言可以理推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安於士師甘於三黜夫子未嘗非之孟子何以謂之不恭也無柳下惠之志而爲柳下惠之事其弊至於不恭故君子不由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當時列國之君無如齊景公可與爲善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不可謂不知孔子者何以不爲景公留也魯之於季氏授之以政舉其國而聽焉孟氏雖俱爲三桓於政無預也攷之左氏世家其事可見景公待孔子謂不能如季氏



欲處以季孟之間者非特爵秩然也謂不專授以政也其言與色皆可辟矣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一篇具載出處之大致蠱之上九不事王侯夫子繫之以志可則也楚狂接輿之徒其志爲可取質之以聖人之時中則非也雖然必如夫子之不磷不緇則可若楚狂接輿烏能爲夫子之所爲乎夫子欲立君臣之大義不得不辨明其非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必夫子亦嘗稱之不可攷也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亦嘗執之而心不廣大亦嘗信之而志不純一以爲有耶而無充實之美以爲亡耶而有執之信之之心是謂一出  
一入若存若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由子夏之言其失必隘由子張之言其失必蕩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知其所亡進而不息也不忘其所能得而不失也雖進矣  
而或忘之非著乎心也雖不忘而或弗進非日日新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學之博能自反以篤志問之切能自反以近思心不外馳  
由是以進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之爲言不期於至而必至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  
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閑若馬之有閑惟有閑然後可以出入無閑而出入無忌  
憚之人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

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  
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

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子游所謂末者洒掃應對進退之儀也所謂本者正心誠



意致知格物之理也子游之教求其速成裂本末而二之  
子夏之教必以其漸舉本末而一之子夏之言近道子游  
失之遠矣夫君子之道當知孰先而必傳孰後而必倦洒  
掃應對進退小子之所必傳也既成人而教之彼必倦矣  
雖然教之以末而其本實具焉此則存乎其人久而自得  
之也若曰不教以末而直以其本者告之此誣也無是理  
也譬諸草木其始也栽培溉灌之而已非可一旦求其敷  
華成實聳榦凌霄也草木之生猶當如是區別孰謂教人  
而不然也至於始終具舉本末一貫乃聖人之事必責天  
下學者皆爲聖人之事可乎此子游之失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學其本也仕其用也二者非相離也仕之所以有餘裕者  
卽學也非可於學外求仕亦非可於仕外求學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禮文不備不足以害禮之本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爲仁矣

狂而進取故爲難能不出於誠去仁遠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  
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子言孟獻子有友五人焉此五人者皆無獻子之家者



也夫獻子於臣之賢則友之而爲之臣者亦不以獻子爲家而忘之則莊子不改父之臣可謂難矣獻子之政不可攷觀作三軍而獻子止取其半政之善亦可知矣守父之善政用父之賢臣其爲孝也豈他人之所謂孝哉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古之刑民罪在民也後之刑民罪不在民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子貢方人夫子誨之以我則不暇以終身可行爲問又告之以其恕乎子貢服膺斯言至晚年盡化其氣質矣不善莫如紂而子貢猶恕之回視前日方人之心蓋已洗滌無餘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一也惟曰文武舉其近者言之爾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



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有所建立則必立有所引道則必行有所撫綏則必來有所動化則必和堯舜巍巍蕩蕩至於有成功有文章黎民於變者其道若此子貢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

###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傳諸夫子故歷敘數聖人之言以見其一出於正大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



敏則有功公則說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猶之與人也疑其文有闕誤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映人出

論語意原卷四終





